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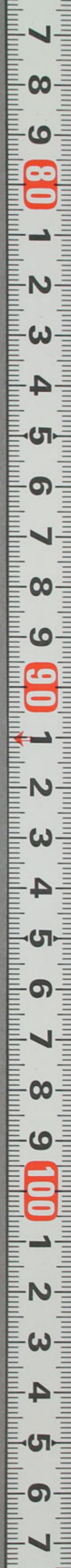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九

□ 13
2584
9



仁
2584
10-9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

田刊有難勢第四十問辨第四十一問
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說疑第四

四十五字

大正九年三月五日
磯貝靜升氏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挹儀甫述

平維貞履信甫

全錄

山内鈍君齡甫

難勢

舊刊有第四十字，議難勢賢之輕重，偏言勢，不言法，故韓子難之，勢者非賢則法者雖非賢亦可守矣。

原注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必得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蘓，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亦盡先秦之文如此。○孫鑛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慎子曰

史記慎子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史記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漢志慎子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難勢

景國藏
注為王陽



書四十二篇注先申韓申韓稱之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蟪蛄同矣李昉云蟪與蛄字同後漢隗囂傳引慎子蟪蛄則失

其所乘也故曰刊脫賢人而誦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

肖而能服乎賢者舊刊服乎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

濟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

智之不足慕也夫努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讀言身為而民不聽至

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

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莊子說慎到曰棄知去己而緣不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人聖也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注齊宣王時處七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應慎子曰讀答於慎子而言也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

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增擇讀為釋陳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

之者龍蛇之材美也舊刊美下今雲感而蟪蛄能乘也霧釀

而蟪蛄不能遊也夫有盛雲漢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蟪蛄

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

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舊刊有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

人行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三

爲之翼也
喻中字眼

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兩已字之字誤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說脫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喻奸臣得勢位則必先擇賢人而害之以掩蔽其惡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舊刊成作乘增乘乘勢也管子人臣之所以乘而爲茲者擅主也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讀行一事也舊刊作行而身在刑戮矣讀言行之未會一勢者矣而身已刑也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高誘曰患害也

廷評未作
末句絕評
林同

提出論中
字眼

只收一句
總結前意

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治要有銜字以刑罰爲鞭策治要策使堯舜御之治要無使字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治要作追遠致速非不知任王良治要作如任下同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治要脫治字復應之曰讀代慎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

人之所設
勢兼法度

太平御覽
紂不聞有
而字亦生
無亦字

蘇林亦
通三角

應作有
入應之

為名為標
且也

又一轉設
同以辨論

一作干

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

紂得勢而亂據焦竑本補紂字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

之所得設也一句收結前意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

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舊刊勢下有也字陳明卿本無也字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

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增吾所謂勢者言人之所得設也則何以

賢為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設喻以辨之客曰山云客曰字恐人

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陷刺而穿之也俄而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舊刊有應作人應彙函作有人應之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一曰矛字句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

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

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

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讀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而出也極言其難遇也山云呂

氏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有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世之治者讀言世之不絕於中言中材之主

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原注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

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

總指一句
譬喻繳收
上意

奚仲魯般
字

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
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
而亂千也也一作世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分馳猶背馳也相去亦遠矣
夫棄隱括之法隱括櫟栝也荀子拘木必將待櫟栝注正曲木之木也荀子又云示諸櫟栝注矯栝木之曲木探邪者為櫟正方者曰栝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
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
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
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
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
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遊者讀言善遊海者也旧標遊以救中國之

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

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品彙甚作明評林同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增案日致計且而致也所謂駑馬十駕則亦及之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棗栗飴蜜飴羊之反楚策注米藥所

煎調以餌之吳注小顏急就章注以藥消米取汁而煎之漢弱者為飴形怡怡然必苦棗亭歷也旧刊

菜作菜月令苦菜秀又云靡草死注薺葶葶之屬又爾雅葶葶注一名苦薺此則積辯累辭離理

失術兩末之議也讀兩末兩端也增案失中也修務訓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奚可以

苦菜之外
多適口者
何必甘苦
二味而已
音堯築外
商有中主
宋一作宋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論一作語

問辨旧刊有四十一字

原注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今按此二句張賓王之說也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一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增宜去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讀言應接敵人之詐也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禁林不當禁度命令者必禁之便不得行

漸當作斬

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原注漸音尖沒也按顧反也又騶

化索隱曰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而遵學者之智

行旧刊遵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

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安發殺矢已見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折儀的字則羿逢蒙以五

寸的為巧旧刊作無常則以安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

行不以功用旧刊作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安發

之說也是以乱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亦見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辨林論觀人之言行而無功用也

略一應上

章當作長以善誤無厚猶無邊也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舜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法術之士不能正辯士之妄言為人主之不用其言也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章彰同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荀子注無厚言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天之極也山云又見呂子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旧刊有第

徐渠問田鳩漢藝文志云田俅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子古今人表田俅子師古曰俅音求在魏文侯前

曰臣聞養士旧刊作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讀不藉下之力而求遇君於君也增井子章云不襲下不歷

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不以事功而求接見於人上今旧刊作令非陽

成義渠古今人表載陽成胥渠在扁鵲上叙中中位蓋春秋末人明將也而措於毛伯措藉

評林毛伯支元也用相功臣不用義渠今謂不知何

通因也增毛伯當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增關由也史起至相也讀陽成義渠毛伯公孫亶回州部未詳州部又見五蠹篇顯學篇增陽成義渠燕策陽成燕地燕世家燕將渠諫王喜伐趙疑是燕人姓渠名渠封陽成者公孫亶回無考五蠹州部之吏操官兵顯學明上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何哉田鳩曰此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注集韻部統也界也

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行術之故也旧刊行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

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大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旧刊無

之備哉堯之於舜尚試之百揆大錄况於其他乎試明君也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禮行修行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問田 七

智讀臧也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

而殆於軀，何以効之？舊刊効作效，增效白也。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秦行商君，山云：行如吳語卒伍，既具無以行之之，行注猶用也。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

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聞先生之言也。原刊

生作主也，作矣，讀謂吾請論汝也。增戰國時稱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於宋，經亦爾。山云：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

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聞上之患禍，必思以齊民

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聞上之患禍而避乎死，凶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舊刊利身者，知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

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讀幸

福我也，增幸猶愛也。然有大傷臣之實。殺身為國，非子本色。

定法舊刊有第四十三字，批本蘇子曰：苟卿欲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譚異論，有以激之。

也，吾於韓子亦云。

原注：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

可程也。讀不可，優劣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

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以申商比之，衣食戰

一作子

姦姦通
犯也

刑罰當作賞

要略訓由
者韓昭
佐也韓昭
國也韓昭
險而於人
之故禮亦
韓國之新
重出先君
今未及後
之相及下
故相及下
相不百官
亂不知所
改刑名之

國之喜尚如此，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
夫焉得不泰？
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所執也。言不可失也。增豪七賦序注引。法者憲令著於官府。
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
所師也。旧刊脫人字。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
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原接上文。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
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
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正申不
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也。道由利
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

昭侯，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有法無法，不以治國，故託萬乘之勤

韓十七年。增合作十七年。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死，而申不害於

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申不害有術而

山云：勤飾，宜作飾。飾，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奸下恐脫

字為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

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彊。

同。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彊也。資人臣而已矣。臣因字

句去也。字看。及孝公商君死，山云：商君，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

張儀以秦殉韓魏。山云：殉，宜作殉。營也。增韓策。惠王以武王

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

勤當作
相字衍

昭侯用術
十申不害
云官不則
故新相及
舊利在

攻齊五年增六國年表秦昭廿二年伐齊又破齊廿七年

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又昭廿二年封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索隱定陶也而秦不益尺土之地

增尺土或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增秦昭四十二年拔韓少曲沃

高平明年拔汾涇明年取南陽明年取十城范雎傳秦封魏以應號為應侯秦策吳注括地志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蒲坂圓謂以韓子國策推之索隱引劉氏云河東東臨晉有應鄉誤也城其汝南之

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呂子注立猶成也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

人臣及用其資商君立法自強私室後范張等藉以為資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

而不至於帝王者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法不當據上文不當作雖勤飾於官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旧刊別提不接上文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申子言又見難二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

謂過也增言此言則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安何也言人主何所

假耳目也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

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

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設言以譬喻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

成而病不已增已愈也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旧刊劑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勇力也旧刊也上有所加三字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迂評評林
師作師

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此篇大意言申

商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

說疑

舊刊有第四十四字增據下文疑當作擬

原注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暖弒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

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麗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

能生功止過者為大大上禁其心是原脫非字今從

舊刊賞無功之人罰不幸之民非所謂明也

賞罰不當固賞有是謂闇主

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

言俟民有功罪而後乃在於人者也

恃人而不知恃己能生功止過者也

明主先民用法故能生功止過也不然雖

則賞罰不失落第一等原注功罪在人我無如焉非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

其次禁其言

不言姦謀

其次禁其事

破四擬不假二柄之類

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

戰國多虛飾四者皆失真

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

言假仁義智能之名以濟己專權振威之私此謂姦臣也

故有道之主

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

增威合作成詭使名之所以成

地之所以廣戰士也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舊刊作所以法也者官之所帥也

帥率然使郎中聞道

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讀道乃上

能也言近臣聞道為勢而國中倣者至易也文有缺誤增道術也言使自近臣以至竟內皆聞術見法者是似難也而非所謂難者也主能執術官能飭法所管者有扈氏古今人氏下師古曰即與洛戰于甘者有失度謹堯氏共工有孤男三苗有成駒增失

度狐男成增有侯侈增墨子桀洙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
駒未聞增又云推哆大戲手割兕虎指畫殺增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人按古今人表作雅侈叙下中等增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舊刊無狐字增晉語公之優曰施注施其
名也蒲坂圓曰趙本狐優施狐其姓乎增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增

外貌似小心謹而中心險賊也說苑內實頗諛通險外貌小
謹管子小謹者不大立也與此義異增讀小謹以徵其善言務
持小節以為己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增讀言舉往古
善之證非也

以集精微增禪當作揮揮牽引也言姦臣巧揮誘其主構設奸
之以聲色狗馬盪淫主心不違增亂姦增荀子注擅與禪同此
言善擅制其主以集成微密難知之謀也或曰禪當作憚荀
子注更也此言巧換入主意向增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也山璠云當作癉畢命注病也

右之類者也增必多此人增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

有文桓臣錄卿
太周失之文公五
願十叙此顛類
一亂耳此類

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如墨白矣若夫增舊標論古入臣用若夫字說起而斷以
今世之能用與否前後凡五段皆用五

箇若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替重明董不識

下隨莠光伯夷叔齊增山璠云呂氏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
研然後成注皆賢人又云舜染於許

由伯陽注老子也恐誤秦顛頡疑即秦不虛也衛僑如無考
狐不替注莊子大宗師作狐不偕重明疑即靈甫也通鑑前編

注引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同續
牙伯陽東不替秦不虛靈甫常輔翼之又陶淵明聖賢群輔

錄載七人與大記同而云為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齊
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引淵明集吳注七人又見皇甫謐逸

士傳不替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蒲坂圓曰
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增鳳卿按古今人表作柏陽

師古曰舜之友也見尸子通雅曰續牙舜七友之一
也戰國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七友增維陶方同續牙柏陽東

謂本時不世

不崇素不虛靈甫也見陶潛聖賢群輔錄尸子止載六人班固人表載五人師古曰秦不虛或作秦不字惟陶一作雄陶此十二人者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讀食穀也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原刊作上雖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不奉命之民明君亦不得使之此十二人者舊刊脫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許林許由卞隨務光也山璠云疑草莽音訛增莊子荀子呂覽韓詩外傳鮑焦飭行非世抱木而死不必改字或饑餓於山谷伯夷叔齊或沈溺於水泉許林秦顛頡孤不誓也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許林數人不仕聖王不得以之為臣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左傳桓六年陳泄治左傳宣九年楚申胥強諫無考蓋指數日立於秦廷事見戰國

見孔子世注失考

九人專國之臣

策此六人皆輕死之臣吳子胥史記此六人者此六人皆輕死之臣皆疾爭疆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舊刊許林合作勢讀如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語當作讀以言從之以其威舊刊無其字讀言抗威以從其語也從繼也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恐首足增要音腰領頸也呂氏春秋要領不屬首足異處魏策要領之罪注斬刑也首足見孔子家語不難為也增難良阻意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忍容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舊刊作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增晉字疑行蓋叔孫僑如也衛子南勁原脫勁字增周紀周子南君臣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于魏後惠成如衛命子南勁為侯也燕之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鄭單氏取周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三

准下句法
無白字亦
可

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
內親，下以謀上。舊刊親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恐脫能見之乎？讀言不能若夫后稷、皋
陶、伊尹、周公、且、大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迂
作、范蠡、大夫種、逢同。越世家索隱逢同、越大夫。華登，吳語注宋司馬華費
宋而敗，登奔。此十五人者，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其為臣也
舊刊作。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原脫白字，可子止
道也。增莊子：天下人我之養畢足，名篇白道注謂明
而止。以此白心管子有白心篇。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
進善言，通道法。讀言說道術法令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
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高天泰山之尊，喻處至尊而以其身為當作受下壑谷黼洧

之害。評林深洧之地，讀黼洧水之澳洧，如黼之大者，增山云

爾雅九履黼注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洧音委，疑

與源委字通，旧川陳本害作卑，下同。鳳卿按當作灑，灑音劉熙

釋名云山旁隴間曰灑，灑音灑，灑音灑，灑音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讀明名也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害。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况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括地志滑在洛州緱氏，韋昭云鄭

王孫申，王孫申子陽黨陳公孫寧，儀行父，左傳荊芋尹申亥，芋尹申亥

子楚語，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鄭。芋尹辛

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蒲坂圓曰：案此

與少師並，彼以穀陽伍，必有所指，而韋注引隨少師越種子，謂逆乎

即大夫種，以子呼名者，吳王孫頌，諸本作雄，而墨子與此同

章子盼子，類旧刊作干，吳王孫頌，王應麟云黃池之會，吳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四

又作情
刊並作
大字法

淮南子云
殺而好罰
也舍人有
折者則
罪惡誅
因制狗之
驚以殺子
陽此剛猛
之所致也

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凶故呂氏春秋云晉陽成泄
吳王夫差泚于王孫雄太宰嚭則雄亦嚭之流耳
智伯齊豎刁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臣威音也巫又亞之訛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訛此十二人者之為
楊子作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即易牙也其臣也其字恐衍十二人邪佞之臣增以越種于三字為皆
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悅雖破國

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奪君之志而况昏

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評林趙與韓分西周為二西周各為
此事蓋周室衰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下蓋
史官失記耳鄭子陽名駟字子陽也史繡公殺其相子陽

子陽之黨共殺繡公增參檢莊子列子及呂子新序似身殺

鄭君遇弒不諡者故汎論訓注鄭君也或曰鄭之相

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叛之王自殺乾谿隨亡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十過五公子爭立增七日上

上六十七日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聖王迂評而亂主近之

一本作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避讐山云左傳襄二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並通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曰增見堯有丹朱見孟子楚語注而舜有商均楚語

舜子封啓有五觀楚語注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兄兪觀
於商洛洛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評作聖
明王

於洛汭傳曰夏有觀扈見昭元年鳳卿按商有太甲太甲湯

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不能正放之於桐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五王

之所誅者增莊子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辨之訛言舊矣

之訛也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凶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類族也堯典方命圯族觀其所

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呂望傳說之類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

中箕子管仲縲紲之誤字林三合繩音墨鵬賦何異糾纏楊

縲紲也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甯戚百里奚之倫然而明主不

益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便亦利也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無術以知姦也而任之以國

條內云人主之患在於信人故小之名卑地削降敵大之國以身死舊刊

族不明於用臣也此以下方說正意夫無數以度其臣數術也言無

之術而舊刊必以衆人之口斷之據舊刊補必字衆之所譽

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陳深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

要結左右指姦故爲人臣者指姦破家殘醉音粹貨也世楷本作

而指姦內構黨與外接巷族謂巨室以爲譽從山璠云從讀曰

作頌容迂評譽字絕陰約結以相固也相從約虛相與爵祿

以相勸也原脫也字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文

之喝二類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或曰多忌字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益於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楚評脫士

能理其情因以為賢評林使虛譽聞於人彼又使譎詐之士主按理猶究情實也外託為諸侯之寵使舊刊評林託作假增言詐為諸侯使者自外來以貴能已如燕王淖齒為秦使者此也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增鎮重也為之讀填通填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迂資之以幣帛使諸侯使評文氣豪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資之以幣帛使諸侯使校而滯說其主淫猶惑微挾私而公議內本校已之私而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原旧注本國左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人主敗惑以字折為此人者或曰者天下之賢士也内外字今从迂評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擗裁抑也禮樽節之擗評林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

知如作

邪之意則姦人旧刊作臣增姦人之愈反而說之曰原注他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奸臣如此增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即黨與說姦人也按俞恐諭反反覆旧刊作聖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非必生長於幼弱君明王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之中以世次相及承也晉語晉公長幼注從幼至長也長展兩反也疑世字誤世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或曰言非成長幼弱之主而輔佐之正其昭穆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殺君而求其利也彼曰續其業也何其然也尚不敢正言因曰原注黨舜偏堯禹偏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祭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旧刊得下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言安為之也增管子說俗異俗大言放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注措錯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七

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陳深曰：姦臣以一時之所聞，田成子

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單氏上

單氏佐敬王以伐王子朝，韓子以子朝為太子，故云邪。易牙之取衛，增易牙之合作，韓

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當作八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

然舉耳以為是也。莊子注：蹙然，疾起見讀。故內構黨與外據

巷族。集韻：據，收也。上文作聚。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

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功其國。舊州驕作矯，

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鉗制人主，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

也。則不明於擇臣也。陳深曰：主意。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

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眾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

外作者，相半也。原本脫。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難從外起而身死國亡者，猶若夫轉法易位，謂轉法制

也。損益制度之類，易色。損益制度之類，易位。謂臣主易地也。全眾傳國最其病也。漢魏晉隋唐宋何

哉。人主宜三致意於此。增言難從內起而為姦臣所轉易其

法，命爵位舉其國土眾民以傳之者，最其下者也。病言可深

痛。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擊亡馳騁撞鐘舞女，皆

樂女。國猶且存也。評林言：能明於臣之所言，則恣欲無不明

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或曰：自當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

樂，冬日畢弋，夏浮滂，為長夜。恐脫之飲，二字。山本信有

御觴，長夜下畧。飲字是照畧法。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陳深曰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然敬侯不仁者蓋欲言其明於任人也然敬侯嚮國數十年旧刊作享國史敬侯名章列侯之子立十二年卒無富強淫侈事兵不頓於敵國國家無事不為敵國所加兵也地不虧於四鄰評林不為敵國所侵奪也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君當作群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賢者後亂地方數千里國封廣大持戟數千萬千當作十持戟見孟子持戟見孟子不安子女之樂子女美也不聽鐘石之聲無好色也不堙汙池臺榭評林堙開築也讀不字衍外不單弋田獵言不好起土也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躬親勸化農桑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陳深

事猶立也

日燕噲何當如此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評林多用財貨賂取左右以譽之使身得進用於君其奸一也於君其奸一也有務慶賞賜予以移眾者評林廣推私恩小惠以動眾心使歸附于己其奸二也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免恐寬評林施恩獄囚而解脫其罪自作威福者其姦四也有務奉下直曲讀奉行民所毀譽以取媚於下也惟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隱居放言評林務為異言異服左道惑眾者其姦五也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主原作王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險躁之小人不敢北面談立當作立談或曰謂談說立朝也評林不敢陳於王前也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

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以截之法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適從也讀適主也言不使

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列子注

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齊之類配有擬妻之妾配偶也

有擬相之臣龍臣傾政卿也臣有擬主之寵萃揀之類楊升

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此四者國之所危也原

疑物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政政也枝子配適大臣擬主

大臣專權大臣專權亂之道也左傳閔公二年辛伯諗周桓公辭枝故

周記曰見穀梁傳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

廢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山世璠曰四擬者破依篇名擬

當作疑上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守法四擬不破則損身

滅國矣不敢窺偷

詭使田刊有第

原注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

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詞總為當世尊虛名賤法金破士

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恠

不厭重複俞說俞奇○評林歷論治道之得失詳明切

當真能發前人所未發乃天下之奇也陳明卿曰能以

主意二語衍成千萬語又無可因之壁壘韓子長技也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

以得民也利之所在威者所以行令也威以畏之則名者上

下之所同道也前之以名上下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宜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詭使 二十

作詭奇

起三柱

迂評險字句

可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者，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敏疾於事也。險躁佻及覆謂之

智。增佻偷通。苟且也。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類似也。猶曆也。類名號，見荀子。旧刊有言。

非。沉愛天下，謂之聖。通明也。言大不稱。言大不副行事。旧刊大作太。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乖，戾也。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勝衆也。下之漸行如此。下民之風尚漸靡如此。評林：漸，漸染也。習成行。人則亂，民則亂。

出則不使也。出仕背使令也。旧刊作便誤。上宜禁其故，滅其迹而不止也。

又從而尊之。故亦迹也。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是教下之人亂上之法度，以為治也。

凡上。旧刊評林：脫上字。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一字句下。同。○第三

層。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靜之士也。而躁險讒諛者，任。被任用也。

旧讀險字句絕立心姦險言語反覆

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陵智傾覆者，使。世率用偏智反。

覆。今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隱居非世。却顯名。

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織細奇工者。得希時射利。

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旧刊作死士與事通。死于軍事者子孫。

饑餓乞於道，祿。不紹。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無功者受賞。

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易代也。言賞祿以易民命也。難一云：臣盡死。今戰

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露。評林：露，足也。詩云：既露既足。而下筮視手理狐

蟲。山世璠云：左傳僖十五年：夫狐蟲必其名也。增：蟲即古蠱。字省文。楊升庵外集：洽，容，誨，淫，太平廣記引此。洽作蠱。左

傳：男惑女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衡西京賦：妖蠱艷大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洽媚。馬融廣成頌：古洽字作蠱字。可

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洽媚。馬融廣成頌：古洽字作蠱字。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三十一

恩澤於

證或省作蟲人姓也詳希姓錄鳳卿按視手理以上吉凶春
秋之前已有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之類
是為順辭於前者為諛言日賜賞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

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嬰城之嬰

策注猶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策注猶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通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

而愈疎遠正人詭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增施讀曰詭

策注沈州謂欺曰詭吳注詭徒案反或作詭按從與縱通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讀備難救荒也按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

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言主上無術不得索出夫陳善

迂評匿
字句

田利宅者所以厲戰士卒也顯學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說

陳字旧刊脫厲字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据旧刊補無宅

容身身死田奪軀欽文而女妹有色有美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墨子今有平原曠野於此被用嬰胃將

有寵者並無功而受恩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

職介胃之戰士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

名位安得無危位官夫卑名危位者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

有二心務私學及逆世者也戰介之士有時死事故隱者以

旧刊務作無古字通用墨子書多有惟無字又作唯母母無並讀曰務今按上下文並無務字而不禁其行

不破其群以散其黨或云以當作不增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奸人賴賞
而富

過矣用事執事也不上之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屬讀曰厲

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讀十八

不待次而宦舊刊次作文欠文耳言士大夫為利忍耻而遣

須資格而超拜高賞賜所以為重也恩重而戰鬪有功之士

貧賤句而便辟優徒超級增辟讀為嬖優徒俳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言為近臣所掩蔽也女謁並行並當作比增

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言人臣擅為威福也增大臣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云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

令者山璠云脫所字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

也而上有二心私學准上文折務字巖居窳處託伏深慮不出仕者

而尊之以名名位化之以實以化貨之也言資之實也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恐脫深慮勉

知詐舊刊有與字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耶舊刊耶凡亂

上及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讀言平常如此也故本言謂所建

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也道由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言不

也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起曲惠小仁聖智成群造

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當作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不聽上不從法也造言見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

富陳深曰一篇之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

勝下也

原注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復為難次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舊刊有六反第四十六八說第四十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

六反舊刊有第六反四十六字

原注何孟春云通篇分節雖刻是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至末陳明卿曰秦文善反覆推解而練局未大惟韓文能大賤虛名貴實行總以破學士輕法之論又曰此韓子板文也微

畏歟遠難降北之民也降北也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

生之士學道立方不也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反

焦茲曰方類也私學其道而各立其方遊居厚養卒食之民

也楚葉下卒百姓注取必荀子粹然唯飲食之見注愛欲

賈無所牟大利評林牟食之民飲食之民也竊而世尊之

曰有能之士語聞牟知詐巧以取解事之名偽詐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行剽見史記暴傲之民

也增也讀微同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礪勇言刻意為勇

兼人之勇力也增礪音斂廉潔也諸本從石山云互作拳毛

詩無拳無勇傳方也圓按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人勇為拳

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與權同讀管子礪石石有稜者韞

也管子不殺者瘞疽之礪石今字通礪零年切音巖石有稜

韞詩邕風北門傳仁道者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廷評作算

六民是

德仁者有礪仁者注礪者言活賊匿姦當歿之民也原作骨

刊謂朱家劇孟類當謂其罪當歿趙焦諸本作嘗陳本作常

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讀任譽也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許釋

凡曰兩扇並叙只是赴險殉誠焦茲曰以身而從曰殉讀

節之民戰守致死而世少之以不足之意曰失計之民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讀全法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

固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焦茲云耕田而食而世少之曰寡

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毅一作慤韻會慤又作慤

厚薄之稱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戇關重命畏事陳本作

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懼之民也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迂評作這

總

此字

二

賊遇原本遇作過今從旧明上之民也明上之民也難三云子服而世
 以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蕪伯之類而世
 六而世譽之如彼上文云及以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之謂六反而斷之布衣循私利原陳本私作而譽
 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爵祿百姓循私
 害譽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害謂故名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安賞之士索國之
 富彊不可得也決不可得王荆公云貴虛名而不覈實行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陳本重愛之

迂評收揚

四

三

誤又云愛字上脫不字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說山
 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大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山云憊疑痛誤不彈痊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揚慎曰二喻謂理髮治病必有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原注無法而則
 交必有郗矣郗間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
 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陳明卿曰
 豈盡人然乎非子是不擇言也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增之猶其也今按女
 裝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
 子之澤乎焦竑曰言君臣以義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言由也相愛謂
也仁惠是求人主之過於於字脫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也
也讀不熟論恩之厚薄也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受聽聖人
也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也法禁明著則官法并
章云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曲也則民用官并子章云民用句
當作治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彊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人
本用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無私因能而任之官使士民明焉明猶信也解此理盡力致
無私而賞功罰罪也使士民明焉必讀猶勉焉也盡力致
矣則功伐可立也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舊刊至而富貴之
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

危至矣其力盡而不望望怨此謂君不仁仁私臣不忠則不可
以霸王也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
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力而非
不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陳明卿曰懷
利以事其君非上臣懷利
以責其臣亦非明主也
夫姦必知則備則知猶覺能知人之奸偽必誅則止不知則肆
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
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刊
敢作攫攫取也懸金於市懸之法而不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取誤攫攫取也懸金於市犯之喻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此廉耻每人而有
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品彙同十母十倍
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品彙同十母十倍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萬倍父母積愛而

令窮不行也吏用威嚴而民聽舊刊品彙嚴愛之策一作策亦可

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此威嚴而民畏也五蠹布帛尋常

其安利也行身則欲且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

不聽關猶入也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捨恩愛而故母厚愛處子處

善句以厚愛處多敗推愛也原注推行也父薄愛教管子多

善舊刊善作威則法行而民畏用恩則法弛而民玩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恐以饑寒相彊以苦勞舊刊陳本批雖

犯只景作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苦而長利憂勤而衣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天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恐而秉伯刊仁人之相憐也言能任

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舊刊

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

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五

七

同刊今作

陳明卿曰

秦文意

釋辭而

練焉未大

韓文意

治不聞脫
又字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
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不
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猶無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今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原注刑寡明而懼眾
主之法揆也孟子上無道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人也是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晉靡也故曰重
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陳明卿曰此言刑寡而懼眾賞寡勸
眾非止為一罪人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悍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原注賞寡而勸眾又勸一國受賞者
其利甘嗜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

廷評為子

重罰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後世在上之人多婦人之仁意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
刑者行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原注刑重灰之說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加品彙同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品彙焦茲曰民慕其利之大於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先聖有諺增諺當曰不躡於山
而躡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音畧例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
上搖々恐々不至朝揚々恐朝不至夕競々慄々日慎一月
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垤圓謂太公兵法作黃帝曰兢々業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

日慎一日又人間訓堯戒曰戰々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不廢於山而廢於垤注垤蟻封之故顛履也 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誅民必易之

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舊刊有是字 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

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舊刊有是字 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溢美之語 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

民者不可 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則當 而下忍上

怨故天下大亂此字 以為足其財用而舊刊有是字 如愛焉雖輕

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舊刊有是字 罰固已足

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厚愛之薄稅 然而輕刑民易 猶之亂

也不免 夫富諸本 家之愛子原注以治 貨財足用舊刊有是字

同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 親愛之則不忍

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舊刊有是字 財

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愛厚當作厚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

則墮於用力上治懦懦治 則肆於為非民輕犯非 財用足

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

農曾史亦已明矣舊刊無已字結一句見人心

老聘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

足之外者老聘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

聘也故桀貴在天子在在位之 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

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祭未必以

舊刊有天子為足也增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天子為字天子者足之極也貪人猶以為不足

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民之道適其

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

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竊則盲者不知讀謂不皆默評林品景作嘿則暗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之者不知不任其身也任職則不肖者不知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行之字

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罷上健兒可分別也罷弱也效顯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

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舊刊作庸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

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戰國策云說士多奮辭謂過當太言

也舊刊作虛憤增稱先占而無實者矣

八說舊刊有第

原注此篇說之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不棄故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隱枉法曲親曲曲救之謂之有行棄官寵交
謂之有俠有猶云大也增有俠疑游俠有游古音相近如觀
面作觀將可證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
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按虞卿不重萬戶離世道上道謂
侯卿相之印與旧友魏齊間行去趙即是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盜不棄者
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敗國
及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
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一

同列智
也字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綱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原注任人而
使居勢位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惑恐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讀言務為其私也則君
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
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惑疑以愚人之所悟處治事之
官而為其所然讀言務為其愚心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
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旧刊有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
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原旧注人
莫能測也

山云內儲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案亡微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亡也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九

評林後
行間有
能字

三

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故智者不得詳欺陳本旧刊作詐詳伴通計功而行賞
程能而授事也程品察端而觀失察人心之微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得德通故愚者不得任事得字智者不敢欺欺上脫
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增士之明察者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

犖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旧注立歿若木之枯也增說

犖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登山焚歿又見莊子荀子申徒狄

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旧刊脫智士旧刊有盡其辯焉人

四

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陳本遠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不能脩孝寡歆

如管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拓不能匹夫有私使人主有

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

度塞私便而一功勞重人之有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設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字師法也疑不信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隋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

貳功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摺笏于戚不適有方鐵鉞原旧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鉞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

五

方楯鐵鉞不相稱適也注無鉞字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
 纂文曰鐵有鉞施竹頭以擲其為鉞注
 百後漢曹節傳謝墉曰荀子讓兵三百古稱行杖人曰五百見
 趨百里是鳳卿我趙策狸首射侯樂記左射狸首注狸善搏
 也故侯不當彊努趨發也左傳作發騶發發騶矢以射也
 取象焉也
 干城距衝禦難也墨子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注
 荀子強國是渠衝入尤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賊之大
 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賦引韓子而云蓋言可以距石矣
 案汜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衝以守注隆高也衝所以
 臨敵城突壞之渠壅也一曰渠甲名膽憶也所以禦矢也又
 尉繚子古入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谷而守是謂無善之軍圓
 案墨子城上之備渠濬藉車行棧行樓又云城上二步一渠
 渠立程丈三尺冠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谷廣九尺表十二
 尺又云衝濬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狸者三尺夫長
 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
 葉五寸弟渠十丈一梯合而考之渠亦一物未詳其制又案

墨子連弩之車左右有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博
 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鈎距
 長四尺者財自是穴微以鈎客穴者又費誓孔傳當築敵
 壘距埋之屬秦族訓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隆衝而拔諸
 書所用渠距字義不同未知所從不若埋穴伏橐山瑞云
 齊策舉衝檣注衝陷陳車正作橐不若埋穴伏橐山瑞云
 而人眾者則築大埋以眩之公羊傳子反乘埋而窺宋城左
 傳晏弱攻萊埋之環城附於堞注埋土山也荀子作埋內伏
 橐圓案墨子今之世常所以攻者眩鈎衝梯埋水穴突又云
 城上為三四井使聰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穴而迎
 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又云
 鑪橐橐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甌令如
 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甌口本經訓注
 橐治鑪也古人極作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山云
 於智謀當今爭於道德中世逐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山云
 有桃鈞而推車者推車謂不駕牛馬也原曰注桃音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一

鈔即推輪也上古摩屈而耨也山云爾雅屈小者鈔音遙莊子鈔鐸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鈔鐸與農夫居隴畝之中注屋作鐸圓案秦策無把鈔推耨之勞注鈔芸苗器吳注徐案詩傳鈔鈔也七遙天字與鈔同耨亦芸苗器說文錢鈔也古田器也莊子作鐸汜論訓古者剡耨而耕摩蝦而耨注蝦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舊注以屈為推輪恐誤

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舊刊衍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賢人之治國因時立政有通權之道也法所以制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立法有難易有利害乃其常也立法

不能盡美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歿傷者軍

之乘原曰注乘謂其半也鳳云乘當作垂甲兵折挫士卒歿傷而賀戰勝得地

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讀除謂針

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原注摩者旋而成圓而水有波我欲

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

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

事益一作易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器固無心石不

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

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二

作貴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原注不能前知預設也旧注不可為衆之為注非母之愛子愛之至也故臣為先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

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子母之在於愛也

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聽治富彊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紀綱不紊則民服計得則外無虜之禍兵強而不敗故存國者非仁

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慈惠則

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安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被

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

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勤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

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無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

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

說明主不受也兩應上喻意最妙

書約而弟子辯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

譏之曰便辭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

進弥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鳳卿曰甚哉

腐儒煩說經也法省而民頌簡陳本作說曰刊頌作訟是

是以所以招秦燔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言明著其論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陳明卿曰須知秦之愚者與後世別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故智慮力勞二字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厨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也則警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寵幸

之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於國者也讀託食寄食也管子明法曰生殺之柄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

不宰於君則不丹使出言不可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

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麋鼠同威萬金

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監門御有土之君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義行也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四

評林重下有於

陳明卿曰作喻如說家常話此把捉也

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專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級讀襲級循資格也官爵受功受授也言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陳深曰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八經舊刊有第

篇內多恠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羣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乱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人情好惡罰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有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

凡每章揚二字陳深所加見迂評上層後人施之正文冒讀

則權瀆主上神賞罰下共則威分田常為出威是以明主不懷愛而

聽不留說而計說音悅言明主聽政計事要肅法嚴律不得執者所愛所悅或曰心頭留一人之說為主

又計他人是故聽言不參則權分又計他人是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臣得逞其志而執君

之權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原曰注不可測也

其用人也鬼原曰注如鬼之陰密陳天則不非原曰注既高

鬼則不用原曰注既陰密誰能困之按困合勢行教嚴通

而不違明主戰民用其死力是於人情為逆然民尚進效事是賞罰必也原曰注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

毀譽一行而不議原曰注毀譽一行故賞賢罰暴舉善譽

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或有光注
家作因
可議見
目鬼
原象余

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評林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必知之知當作加

右因情旧刊無右字下劾此旧注有一日收智字

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

力不如任眾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言智力雖為匹敵一人不

其所勝也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言用智之弊下君盡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評

收眾人之智也讀智臣之一聽而公會讀智至者後不悖於前

也令之公也如歲會計會之會按會猶統制也聽不一則後

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

則上脫前後四字

例三字合在正文冠

取讀言百事留廢其卒必至君自以一聽則毋墮廢之累讀

其意取裁之也秦策注留不決也一聽則毋墮廢之累讀

行言不覺墮廢中也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讀諷誦也言使

奏之言也眾皆知此言之出於其也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美

籍讀言羣下奏言者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

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規

也君人者合符即上會猶不親言不躬親為之而况於力乎

事智猶不親事至而結智曰事發而驗可見而况於懸乎讀

智之不緣事者故非用人也非合不取同同則君怒讀言聽

責其用故專責任其人而不使羣臣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

則下盡讀言用人必使推薦而其推薦得賢則賞不賢則罰

下盡則臣舊刊有上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讀不因君欲以中之也

右主道結智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

者諸本有字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舊刊評林別作審讀地

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增墨子子姓皆從

酒魏其跪如如子姓列子子姓得厭史記田姓皆從

有可使求馬者乎注種姓也兄弟舊刊作大臣顯賢

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讀顯如顯學之顯

求見者世謂之賢賢者顯名而居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原注廢

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疑擬分勢不貳庶適不爭

原舊注不令權籍籍下文之外不失兄弟不侵原注權籍

下不一門大臣不擁原注注權恐擁字擁壅同禁賞必

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內刊作外日畏

皆畏增四隣大國君所畏者藉借其也內日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讀所愛言后姬子弟此亂臣之所因也因緣以外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置諸當作請吏讀外國言州

其所親暱或是餌重帑之利也增戰國之時多借外國之請

以得官者如外國之所請而為吏者其人有罪則特重罰之

罪則并為之請謁者罪之則大臣左右不敢交也俱罪官吏有

也人所愛重以徵羈旅僑士重帑在外般紀子則帑侈汝左

迂評
失作

幣所藏吳注幣擊通詩經子孫也則外不籍矣籍亦因也爵祿循功請者俱罪請者皆則內不因矣內臣無所因外不籍內不因則有罪也塞矣說文宛姦也外為盜內為宛官襲節而進襲節循資格也以至

大任智也州部卒伍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賢賢者止於節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或眩重幣而枉法此參伍之所必讀質以親戚曰鎮鎮定其志也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用也管子明三本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母墳墓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主人既戀本而賢者止於節賢者止於節賢者必哀墳墓則其心固也評林固堅其節也賢者止於節賢者必拘故曰止貪饜化於鎮遂其欲故曰化於鎮姦邪窮於固恣不制則下失讀言隱忍不制則小不除則大誅讀言小奸

大誅也名實當則徑之讀徑直遂也生害事必傷名則行飲食讀姦人有不殺則妨事殺之則妨名者不然而與其讐則字則行醜毒而竊殺之故講而云飲食也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看讀言若不醜之也此謂除陰姦也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則使其仇殺之也此謂除陰姦也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林附蓄奸邪緊曰詭曰易詭曰詭曰易詭曰易讀緊於者自消也緊曰詭曰易見功而賞陳本評林而誤見罪更易上令以欺下也增行毒見功而賞見功作易均見罪詭殺曰詭易術與仇曰易見功而賞見功作易均見罪

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也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讀言四隣敵國侈辱之人近習曰狎賊謂宦者評林左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評林以隱忍之心容有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臣交爭權威後必有起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八

陳子淵曰
有一術在
不徐顛倒
難出欲以
得人之情

亂者猶卷物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讀言私家隆盛脫易讀言私

不自神曰彈威脫易輕脫也彈彈也單落其患賊夫酖毒之

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也讀人主不知之字則有劫殺之事

此下辨防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

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

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孔子曰近之則不遜遠之

置之事以下別段廢置猶黜陟也言臣之用舍專出於我則

國治聽敵國而用舍者及之故明主獨斷論其功罪而使

資籍吾勢以事敵國是制人不制於人之道也此段覆說上

內外一節眩目無主也言臣為君憎則務外交以震眩其君

右起亂

舊利無右字旧注一曰乱起揚慎曰指畫
乱形千古若鏡文之奇警乃掩長沙之涕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評林參以謀揆伍以責失讀行參之

其謀而撻之於伍然後行參必折增度行參伍之術以謀多

可有所考以責其失也黨者以責有失者折折誤

分故揆伍必怒不折則濟上不怒則相和讀言沮折使不敢

也讀言沮折使不敢折之微足以知多寡足訓可原本作多誤增

黨多山猶可知也故禁之於始不至言及其微而散其黨則

不除則大誅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眾殊者怒之前不及其眾起小

誅罰而罪同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眾殊者言會眾端必

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揆謀不測如天如

事物四徵者符也乃可以觀矣可以得人參言以知其誠易

視以改其澤澤習常也讀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

同癖辟

執見以得非常當作其常言不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莊子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也使之而觀其敬讀近習專職以使之所以使近臣各有所務也遠使遣使遠方則喻以賞罰重大而懼之也增遠使如字言遠舉往以悉其前即臣縣吏之屬喻之令戒懼不黨權臣也
通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讀疏置置置握明以問所聞
明詭使以絕贖池評林用詭譎以使其臣以絕其外也注池與知詭使以絕贖池增池慢也荀子橋池者人之殃也注池與
同倒言以嘗所疑論及以得陰姦嘗試探也內儲上倒言及人之奸必倒設陳以綱獨為也讀有所設陳以為其獨立行
事者之綱紀也評林設諫以來諫以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
誘避過讀明說明喻禍福也過禍也避刑法也卑適以觀直諫卑已
從人之言以觀進言者或直或詭宣聞以通未見讀言不壅所聞以通隱微

通未見之士鳳卿曰作鬪以散朋黨臣下相忿深一以警衆
先為聲聞警不知者深當作探言探知一人之隱事泄異以易其慮故使奸人
心則眾人懼讀為深刻專一非其姦謀而變似類則合其衆陳過則明其固固知罪辟罪
以止威使奸雄知專權之罪陰使時循以省衷增以時循漸
更以離通比讀言下既知罪而能避罪則不可用威但當陰
其廷臣廷臣約源約謂相要其官屬增案言約束在下之人
人侵犯其上之人也如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舊刊約其辟吏之吏即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
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讀比下即廷臣官屬軍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二十

上即相室廷臣矣士遣使縣吏即中后姬也君與下相比約
結而使其侵犯其上也如是則重人不能壅塞故謂之條達
之道詳林二十六術取臣之道
盡是矣若一泄之則術不行

右立道孫鑛曰此篇搜

五明主其務在周容其猶是以喜見原注見謂則德憤讀多

也按他臣賣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王當隅塞而不通周

容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原注

難則故曰上道明主兼行上下故茲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

比然也伍連言什伍相屬也謂過賞失過誅讀請謂行則

章云謁告失不告也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上下交是

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

泉祖此

名生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
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字法乎用督費用則邪說當

上當蔽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謂理外十人云疑曰

人然乎原注千人不可解也愚者信十人之言不可為吶者言之疑

辨者言之信李攀龍曰亦姦之食上也食猶取資乎衆積信

乎辨而以類飾其私黨類人主不厭怒而待合參其勢資下

也舊刊資作資讀言人主當怒而徐待他言參有道之主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因以行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評作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下不常
主怒之怒或
曰常作忘

讀欲售
計改說
非

不留朝言放逐辨士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收守

之誤一曰此說大而誇窮端讀端即會衆端之端窮故茲得

而怒讀言其怒既見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猶報政之報効也當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

之道人臣忠論以聞茲博論以內得下文云明主之道臣不

廣議以人主不智則茲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納

也信已怒則察其所構讀已我也言臣之言使我喜則必所欲

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讀言我被已變也以已

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

罪原注雜陳衆說以待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敗政無副

言於上以設將然將當作特讀言以事副其言以設將然之

今符言於後以知設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讀言持兩

以諫也兩諫猶不得況衆諫乎必任其一語語一作諾不得擅行必合其察故茲

無道進矣道由迂評行作施

右聽法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評林法令不立故法之息也上閣也

官之權重由無法也官擅其權重也上閣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

前言奉威權以行而莫有能抗其前者也無前無過之者也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

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原注法能任

賢於官原注贊揚之賢當作資賞於功言程王喜俱必利讀其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十二

上評其作

人主喜則薦與所薦俱必賞也按并賞舉任之人不當王怒俱必害臣言不中程則併罰其舉人

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公選舉平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俸同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讀官與爵別延有司之類故曰民曰輕也增即與上

官之重也相及言執政大臣也任事者毋重無權勢也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賂也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則刑不當罪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即六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誅一作謀非誹同五蠹譽輔其賞毀隨其罰

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言功小而不及賞也增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人而賞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無不行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謂半在臣下慈仁聽則法制毀治也

二句一民以制為上所繫也畏上而上以勢卑下卑卑也故下肆狼

觸狼舊作狼諸本作而榮於輕君之俗讀儒俠類謂則主威

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評林行法令自慈仁故下明

愛施而務賕原曰注務為貨賕今按當作賕給言臣之政為福一曰紋當作救言下務賄賂以求

救救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秦大饑應以疑法侯請發五

死之草著以活民王不聽曰無發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以

功受賞是亂之道也與此相發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君

為不故君輕乎位君失威也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言無常度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
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讀行義之難及者不以顯焉名不稱也
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
沮名號賞罰法令法度三隅名号即誹譽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
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言大臣有尊君之行百姓有利上之功

右主威

旧刊脫此三字

王世貞云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會一處若非此八篇則身也但其用字用句顧崎嶇謠恠不可為後學依據耳原注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為無常之國後扇為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下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終

